

集選第一

山西人民出版社

蒋一苇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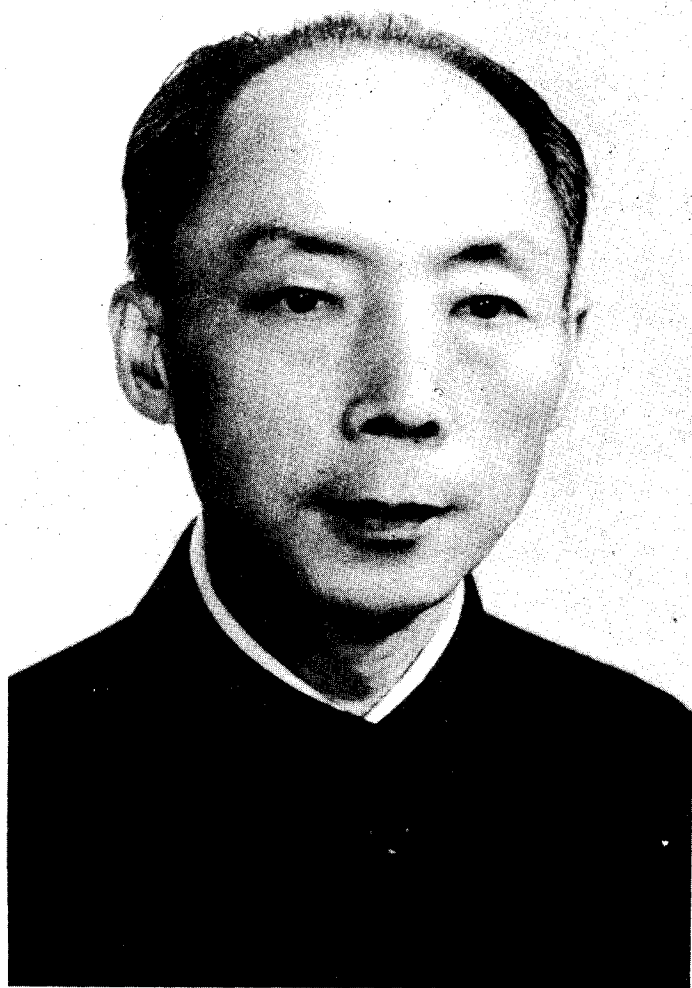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4.75 字数: 567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

书号: 4088·125 定价: (平装)5.35 元
(精装)6.45



作者近影

企业本位论

一、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中的“改革”就是指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有许多部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一事实已为人们所公认。但是，体制问题的症结何在？是否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改革应当从何入手？对于这些，认识还不完全一致。

我国现行的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当时虽然有效地恢复了国民经济，但是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几乎是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采取苏联经济体制

作者手迹

序 言

这本文集选辑了我建国以后到1984年，有关经济的文章61篇。其中杂文22篇，主要是1978年以后的文章。

把我列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一，实在有点不敢当。对于经济学，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理论上毫无根柢，实践上也有很大局限性。但是三十多年始终接触经济工作倒是事实，也写了一些文章，如果凭这两点就可以算一个经济学“家”，那就只好滥竽充数了。

出版这样一本文集，对我个人来说，当然很有意义，不管过去写过的文章水平如何，毕竟是个人的劳动成果，把它选辑在一起检阅一番，看看自己几十年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总还有点意义。但我很难设想，对读者究竟有多少用处。近几年的文章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早年的就没有多大意思。因此在选辑过程中，对1978年以前的文章，一再剔除，剩下若干篇。我想，如果多少有点用处，不外乎让读者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一点我国经济建设历程的痕迹。因为我不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写的文章只是针对经济建设中某些具体问题，发表点议论。议论本身的价值不大，但至少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与问题。

我本来是一个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解放前曾在党领导下主编《科学与生活》杂志，主张“学习现代进步的科学，创造民主幸福的生活”，和郭沫若等老前辈一起，提出在我国

开展“新科学运动”，主张科学中国化、科学民主化、科学生产化，为建设一个崭新的民主主义的中国服务。全国解放，这一理想成为现实，让我主编解放后的第一个科学刊物——《科学技术通讯》，就以《科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题，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

沿着这个方向，我和解放后的工业部门有了紧密联系，不久就被调到刚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政策研究工作，从此我就和工业结下不解之缘。从1953年到1958年，所写的文章大部分都以机械工业为对象或为背景。机械工业是个比较典型的工业部门，在这里我得到有益的锻炼。在此同时，我对科学技术还是比较关心，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技术革命问题，我又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但是，在“左”的路线统治下，象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尽管自以为是对党忠心耿耿，也难免遭受打击。反右斗争已经结束，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我被划为“漏网右派”，莫须有的罪名有三条，涉及几篇文章。编选这本文集，最使我激动的是有机会把这几篇文章重新发表，让它作为极左路线的一个小小的见证。

第一条罪状是“污蔑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不懂科学”。来源于我论述科学普及工作的几篇文章（见《科学普及工作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说到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工人群众都有学习科学知识的必要。按照那些拿着“左棍”打人的先生们的逻辑，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都是天然的科学知识的先知者，说要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普及科学知识是无罪的，说要对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就犯了滔天大罪。

第二条罪状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源是为宣传

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技术革命而写的《谈谈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一文。千不该、万不该在这篇文章里，我不但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还说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能起三个特殊作用。在批判会上，我说，我指的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的人反驳我说：“毛主席说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哪有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

第三条罪状是“攻击大搞群众运动”。来源是一九五七年写的《企业工作中的群众运动问题》。这篇文章强调了在企业中搞群众运动必须和科学管理相结合，却成了攻击群众运动。

学习科学知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加强企业管理，都是今天我们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的事，而在当年却成为右派言论，遭到开除党籍，降职降级，下放改造的严厉惩罚。作为一个过来人，不能不为今天我们所处的光明灿烂的时代而庆幸，也使我信心百倍地，愿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全力。

从1959年到1977年，我消声匿迹了，当然在这本文集里留下了十九年的空白。但是，这些年除了文革十年浩劫外，我也没白过。在工厂里从劳动到搞班组管理、车间管理、科室管理，以至按“七十条”进行全厂整顿等等，使我有机会把企业管理工作自下而上亲自蹉跎一遍，取得比较丰富的感性知识。以后又到学校从事企业管理与工业经济的教学工作，使我有机会充实自己的经济理论知识。十年浩劫中虽然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也使我有机会反复思考建国以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深信“四人帮”一伙的兔子尾巴长不了，物极必反，会迎来一个彻底变革的春天。但我想不到历史的步伐会那么快，终于在有生之年见到了党和国家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978年我走上了经济研究的工作岗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给我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凭着自己浅薄的知识和经验，又开始发表一些粗陋的言论。这本文集四分之三的文章是在这几年写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几年我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问题。在体制改革方面，我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五论，即“企业本位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企业为本位，确定企业这个经济细胞的形态，然后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宏观管理体制；“两级按劳分配论”，在分配体制上必须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出发，首先对企业集体进行按劳分配，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吃大锅饭问题，再在企业内部对职工个人进行按劳分配；“经济中心论”，在发展经济横向联系上，提出了“大小中心，星罗棋布，辐射联系，平面交织”的模式；“经济民主论”，在经济的纵向管理上，主张自下而上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按列宁所说，把民主集中制运用到经济领域上来；另外还有一个“过渡地区论”，对内外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时间过渡转化为空间过渡问题。这方面的论述是内部研究报告，没有收入这本文集。当然，限于自己的水平和时间，这些观点，有的很不成熟，有的还来不及写出专著，作系统地论证。但这些观点都引起或大或小的争议。有争议是件好事，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水平可以有高有低，但都应当实事求是，既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在这里我诚恳地希望得到理论界和经济界的同志们，对我的这些见解和其他见解，提出批评和补充的意见。

在企业管理方面，这几年我也发表了一些议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吸收国外管理经验，我反对全盘照搬，主张在总结

自己的经验和有选择地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管理科学；另一是主张按照“一制四全”（后来发展为“二制四全”），即：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制度（后来加上经济责任制），全面的计划管理，全面的技术与质量管理，全面的经济核算，全面的人事与劳动管理，建立我国企业管理的体系。这些观点得到相当多的企业赞成，并付诸实践，取得成效。但也有许多不同观点，并展开了争论。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这几年体制改革和企业整顿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受到普遍的关心，因此我的一些粗陋的见解，常常引起广泛的争论。我们的改革还在发展中，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决定，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是我们今后改革的伟大的纲领。但是，改革的具体实施，必然还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有待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和实践上探索。我的文章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如果说这本文集的出版多少有点意义，也只有这一点。

十年浩劫中，我过去写的文章都被抄家抄走了。为了编选这本文集，感谢陈曦同志到处奔走，搜集文章，并为编选、校订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陈宇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靠他们的努力，这本文集才能和读者见面。

蒋一苇

1985年2月14日于北京

小 传

蒋一苇，1920年生。原籍福建省福州市。抗日战争时期当过航空机械士，后在广西大学数理系肄业。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参加地下活动，在党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先后主编《科学与生活》月刊、《徬徨》杂志等刊物，1947年担任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编辑。1948年流亡香港，在三联书店负责科学图书编辑。1949年到北京，主编《科学技术通讯》、《机械工人》等刊物。1950年任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到1959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政策研究工作，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被划为漏网右派分子，下放到郑州第二砂轮厂从事企业管理工作。1964年以后，在石家庄电机制造学校任财务会计专业科主任，河北机电学院任企业管理教师。1978年平反昭雪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兼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企业管理博士生导师、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

目 录

科 学 技 术 工 作

科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1949)	(3)
科学普及工作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起着重要的作用 (1957)	(7)
我国技术发展的几个问题 (1958)	(12)
谈谈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作用问题 (1958)	(69)

经 济 管 理

充分发掘潜在能力是当前工业生产的 重要课题 (1951)	(79)
加强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今年工作的 中心环节 (1953)	(84)
巩固机械工业生产高潮所必须解决的 几个问题 (1956)	(89)
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贵在行动 (1979)	(94)
正确认识新的八字方针 (1979)	(100)
讲求经济效果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础 (1980)	(109)
调整不是后退, 而是前进! (1981)	(113)

谈速度与经济效益 (1982)	(118)
-----------------------	---------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要勇于跨出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1979)	(126)
企业本位论 (1980)	(129)
鼓励竞争, 保护竞争 (1980)	(155)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 经济民主 (1981)	(160)
谈计划与控制 (1982)	(171)
从首都钢铁公司看体制改革 (1982)	(180)
关于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一些理论问题 (1983)	(191)
如何正确看待和学习步鑫生的经验 (1984)	(200)
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984)	(205)
所有职工都实行合同制, 不符合企业的 社会主义性质 (1984)	(223)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 中心环节 (1984)	(228)

按 劳 分 配 与 工 资 改 革

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 (1980)	(251)
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 (1980)	(257)
小集体的内部分配问题 (1980)	(264)
关于按劳分配与工资制度问题 (1981)	(269)
试论净产值分配 (1983)	(298)

工业改组与企业联合

搞专业化协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 (1979)	(313)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 促进企业联合 (1980)	(317)
正确处理公司与工厂的关系 (1981)	(323)
工业改组与企业联合 (1984)	(333)
企业自由联合的一种有效形式 (1984)	(342)
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与行业协会 (1984)	(352)

经济中心与城市发展战略

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几点 建议 (1982)	(363)
从重庆几个联合体的实践经验看如何发挥 中心城市的作用 (1983)	(371)
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与经济体制改革 (1983)	(381)
经济横向联系模式与后进地区的发展战略 问题 (1984)	(400)
把汕头市建成潮汕侨乡经济特区 (1984)	(421)
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看法 (1984)	(441)

企业领导制度

论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体制 (1980)	(453)
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的领导 (1981)	(463)
再论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体制 (1984)	(474)

企 业 管 理

必须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进一步改进企业

工作 (1955) (487)

开展企业改造工作, 必须密切结合生产

任务 (1956) (491)

关于企业改造的一些问题答读者问 (1957) (497)

企业工作中的群众运动问题 (1957) (512)

上海柴油机厂进一步发扬民主的

初步经验 (1958) (522)

谈谈质量管理的几个问题 (1978) (529)

关于质量管理的一些基本认识 (1978) (534)

正确地学习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 (1979) (568)

再论正确地学习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

经验 (1980) (575)

尊重科学, 发扬民主 (1980) (579)

全员培训是企业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1980) (585)

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特征 (1980) (590)

企业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性的整顿 (1982) (609)

为建立中国的管理学派而努力 (1982) (671)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努力 (1982) (692)

关于提高企业素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1983) (700)

试论企业管理的共性与个性 (1984) (711)

用马克思关于管理具有二重思想性的, 指导

我们实现管理现代化 (1984) (727)

经济杂文

“物质刺激”何罪之有？	(736)
“爬行主义”辨	(738)
漫谈时间观念	(739)
对一长制要作具体分析	(741)
一字之改，改得好！	(743)
你象是哪一派？	(745)
吃苦不是目的	(747)
“人口论”与“人手论”	(749)
“样板”非议	(751)
小议唱“反调”	(753)
谈“推”与“引”	(755)
企业的“婚姻法”	(757)
“现代”与“化”	(759)
“红白喜事”的妙用	(761)
评“一人说了算”	(763)
葛洲坝的启示	(765)
谈政策多“变”	(767)
“闻风而动”析	(769)
“包”字，大有可为！	(771)
谈“人心怕变”	(773)
“利大大干”有合理的一面	(775)
精简与体制	(777)

科学技术工作

